

四十年前，著名学者顾准在弥留之际认为，中国的“神武景气”是一定会到来的。仙去之前，九十高龄的当代大儒南怀瑾预言，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中华民族将会迎来二百年的好运。也许你浑然不察，我们已然走进了一个空前绝后的伟大时代，这个时代足以盖过历史上所有的盛世，无论是汉代的“文景之治”、盛唐的“开元盛世”，还是满清的“康乾盛世”，都无法与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相媲美。

这是一个从油灯到电气化的时代；这是一个从独轮车到高铁的时代；这是一个从铅字到计算机的时代；这是一个从信息闭塞到互联网的时代；这是一个从饥饿贫穷到财富滚滚的时代；这是一个从闭关锁国到改革开放的时代；这是一个知识大爆炸的时代；这是一个瞬息万变的时代；这是一个天翻地覆的时代；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这是一个空前绝后的时代。无论你是否愿意，是否承认，你都被时代的大潮所裹挟，或者去弄潮，或者被淹没，或者在潮头站起，或者像尘埃消散。

长 篇 小 说

# 首席高参

3

瑞 根 / 著

长 篇 小 说

# 首席高参

3

瑞 根 / 著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  
全国百佳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首席高参. 3 / 瑞根著. -- 南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014. 8

ISBN 978-7-5391-9968-9

I. ①首… II. ①瑞…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69850 号

首席高参. 3

瑞 根 著

责任编辑 张秋林 李一意

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75号 330009)

www.21cccc.com cc21@163.net

出版人 张秋林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建泰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年10月第1版 2014年10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25

字 数 350千

书 号 ISBN 978-7-5391-9968-9

定 价 39.80元

赣版权登字—04—2014—560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本社图书发行公司调换 0791-86524997

四十年前，著名学者顾准在弥留之际认为，中国的“神武景气”是一定会到来的。仙去之前，九十高龄的当代大儒南怀瑾预言，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中华民族将会迎来二百年的好运。

也许你浑然不察，我们已然走进了一个空前绝后的伟大时代，这个时代足以盖过历史上所有的盛世，无论是汉代的“文景之治”、盛唐的“开元盛世”，还是满清的“康乾盛世”，都无法与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相媲美。

这是一个从油灯到电气化的时代；这是一个从独轮到高铁的时代；这是一个从铅字到计算机的时代；这是一个从信息闭塞到互联网的时代；这是一个从饥饿贫穷到财富滚滚的时代；这是一个从闭关锁国到改革开放的时代；这是一个知识大爆炸的时代；这是一个瞬息万变的时代；这是一个天翻地覆的时代；这是一个空前绝后的时代；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

无论你是否愿意，是否承认，你都被时代的大潮所裹挟，或者去弄潮，或者被淹没，或者在潮头站起，或者像尘埃消散。

——题记

# 目 录

## 第一章

### 恩威兼施，赵国栋苦心经营结盟友 / 1

马本贵知道赵国栋话语中隐藏的含义：若是自己能够跟着他干，儿子的工作不是问题。这是赤裸裸的交易，说得难听一点就是收买，但是这个世界本来就是这样的，哪一样不能交易？只不过看你出价够不够罢了。

## 第二章

### 四处碰壁，赵国栋头破血流依然要修路 / 20

赵国栋有史以来第一次失眠了。看着花林县的交通图，想起白天看到的那些破烂建筑物和土坯茅草房，赵国栋心里就觉得堵得慌。虽然他四处碰壁，但他在心里暗下决心：无论付出什么代价，新坪到花林县城这条路必须要修，不但要修，还得修成一条像样的路！

## 第三章

### 全方位出击，使出浑身解数打造新花林 / 36

付天本以为赵国栋被分到最穷的宁陵，就得在那熬三年，没想到这个家伙竟然像只打不死的小强，还在挣扎着四处奔波。看来这笔专项资金落到宁陵为这个家伙脸上增光添彩是在所难免了。

## 第四章

### 无力改变不妨享受，从房地产饕餮盛宴分一杯羹 / 54

看着天孚集团一天天壮大起来，赵国栋越来越喜欢自己现在扮演的角色，准确地

说他现在就在扮演一个高瞻远瞩的导航员，这种感觉很不错，无需具体操作，但是总能看到最远处浮现的曙光。

## 第五章

### 出乎意外的收获，穷山沟里趴着一只金麒麟 / 74

这真是不考察不知道，一考察吓一跳。合着这麒麟乡的农民们竟然抱着金饭碗四处讨饭。看着旁边陪着笑脸的书记和乡长，赵国栋心里都替他们窝囊。既然你们看不见眼前的聚宝盆，那就由我来帮你们挖出这只金麒麟吧！

## 第六章

### 挟投资做筹码，一鼓作气制服交通局长 / 94

蔡正阳的警告听在赵国栋耳中不啻一声惊雷，对付这种算得上是个人物的人，只有两种办法：一种是恩威并施，纳为己用；另一种就是一劳永逸，用一切办法将他彻底制服。

## 第七章

### 这个女人不寻常，她能把三个男人玩弄于股掌之上 / 114

这个漂亮女孩子的心智成熟程度远远超过她的年龄，她能把代表才华、金钱和权势的三个男人玩弄于股掌之上，而三人却浑然不觉。她仿佛一个高高在上的女王不断抛下花束，让台阶下的角斗士们为她拼个你死我活。

## 第八章

### 空手也能套白狼，没钱照样能修路 / 135

赵国栋就这样轻轻巧巧地抛出一个诱饵，建筑企业就争先恐后地出钱出人又出力，最后还得出关系。修路的钱，全额垫支；开工的时间，不用等上面的批复立马开工；修路的手续，企业老总找关系去跑……赵国栋这条路修的，怎一个牛字了得！

## 第九章

### 反其道而行之，走自己的路让领导们郁闷去吧 / 155

赵国栋从来就不是一个怯战之人，相反，越是艰苦的环境越能激发出他无穷的斗志。然而，当县领导们都眼巴巴盼望着他能将花林带出工业落后的困局时，他却带着美人、朋友进山去了，这让领导们情何以堪。

## 第十章

### 再续前缘，人生得一红颜知己足已 / 174

汹涌的情潮将瞿韵白一次次带上快乐的顶峰，她已完全忘了自己身处何地，她已经完全丧失了自我意识，只知道被动地听凭这个比自己小好几岁的男人有所欲为。

## 第十一章

### 你不仁别怪我不义，一顿乱拳打懵县领导 / 194

党政联席会上，赵国栋老老实实在角落里把自己当空气，生怕县委书记和县长之间的较量殃及自己这条池鱼，却没想到还是中了阴招。既然给我玩这一手，那就别怪我蹬鼻子上脸了！

## 第十二章

### 民间官声，赵县长的绯闻逸事满天飞 / 215

两条公路和一个旅游开发区就把整个花林县城折腾得沸沸扬扬，无论是县里干部还是街上的普通市民，茶余饭后都在谈论着这几大工程，而一说到这几个工程自然少不了赵国栋。所以，赵国栋的个人隐私就成了无数人打探的一号机密。

## 第十三章

### 视察风波，省长突降花林，全县一片恐慌 / 239

罗大海脸色发白，一屁股坐在老板椅上。刚接到地委通知：省长突然改变行程，两个小时后来花林这个国家级贫困县视察。罗大海绝望地放下电话，他知道这一次自己怕是在劫难逃了。

## 第十四章

### 力挽狂澜，赵国栋用一个农业科技示范园征服了两位副省长 / 259

看着面前对答如流侃侃而谈的赵国栋，张副省长赞叹的是他一个非分管副县长竟然一切都了如指掌、成竹在胸；而甘副省长则诧异于这个年轻人竟能想得如此深远，如此周全，难道以前我们都错看他了？

## 第十五章

### 官场上演无间道，宁陵政坛风云突变 / 279

如此诡谲的一幕堪比无间道，尤其是在如此重大的人事会议上，章天放竟突然临

阵倒戈，向旧主发难，宛如一刀插在了麦家辉的脊梁上。宁陵地区的政坛瞬间风云突变。

## 第十六章

### 撩拨基层篡改组织意图，方持国欲拿赵国栋当枪使 / 302

赵国栋上边是有关系，但有关系并不意味着就可以破坏规则。人代会选举实现组织意图这是历来的规则，绝不容破坏，就算是利用公开规则破坏潜规则，那也绝对没有好下场。

## 第十七章

### 做官一时，做人一世，有些东西是必须要坚持的 / 322

从祁予鸿办公室里出来，赵国栋发现自己有一种说不出的轻松畅快，最终还是拒绝了祁予鸿的要求，说出了自己内心想要说的话，组织安排我坚决服从，但是并不代表自己可以放弃做人的原则。做官一时，做人一世，有些东西是必须要坚持的。

## 第十八章

### 颠覆组织意图，赵国栋成功上任花林县县长 / 344

赵国栋知道这个时候所有人都瞅着自己，甚至连县委那边的领导干部们也看着这边，这年过得咋样就是给自己的第一道考验。自己这县长是骡子是马就要看这一遭拉出来遛遛的表现了。

## 第十九章

### 年关难过，县公安局局长居然死在了大年三十 / 368

钱不是问题，问题是没钱。赵国栋这个新任国家级穷县县长现在是深刻地体会到了这句话的含义。动用一切关系，使出浑身解数，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的赵国栋终于跌跌撞撞地闯过了年关，却没想到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堂堂一个县公安局局长，居然在大年三十早上不明不白地死了。



## 第一章 恩威兼施，赵国栋苦心经营结盟友

马本贵知道赵国栋话语中隐藏的含义：若是自己能够跟着他干，儿子的工作不是问题。这是赤裸裸的交易，说得难听一点就是收买，但是这个世界本来就是这样，哪一样不能交易？只不过看你出价够不够罢了。

赵国栋拿起手机看了看，还行，还有两格信号，不是想象中那样糟糕，随意拨了一个电话出去，给家里报了一个平安，然后又给赵长川打了一个电话。

赵长川在电话里显得很兴奋，赵德山在湖南、湖北的市场开拓进行得异常成功。央视黄金时段的效果果然非同凡响，以至于赵德山在武汉和长沙选择渠道商时都是精挑细选。现在赵德山已经完成了在武汉和长沙的渠道开发工作，开始转战成都和贵阳，每周都在成都和贵阳之间飞来飞去。

而这才三月下旬，已经陆续有一些性急的渠道商开始大批量进货了，生产基地不得不提前半个月进入正式生产期，经过全面检修后的所有机器一切运转正常，开足马力生产，产量也迅速从淡季的每天三万到五万瓶提升到了每天三十万瓶。估计进入四月产量就要提升到每天五十万瓶，进入六七月极盛时期时争取将产量提高到最高八十万瓶。

这种情况在赵国栋预料之中，央视对黄金时段招标的热炒必定会给这些招标并拿下了一些时段广告的企业产品形象带来前所未有的提升，而沧浪之水优秀的广告设计和流传千年的广告台词无疑成了最大亮点，虽然不是标王，但是赵国栋自认为这个广告效果已经达到了标王的效果，加上在体育频

道的大力度广告投入，一下子使得沧浪之水成为喜好体育的观众们的首选矿泉水。

赵国栋提醒赵长川在拓宽市场的同时也要注意产能状况，取水区域的出水量都有一个限度，无限度地扩大产能只会竭泽而渔，在其他省份选择合适的取水点应该要纳入公司的考虑范围了，这样也可以有效地减少运输成本。当沧浪之水这个品牌已经彻底打响之后，事实上取水点在何处已经影响不大了，当然公司和品牌形象还需要进一步巩固和提升。

沧浪县这边的主取水地最大限度只能满足每天一百五十万瓶的生产量，超过这个量，就会对这个取水区域造成不可修复的损害，这一点赵国栋和赵长川等人已经专门邀请地矿部门专家研究过。

“长川，你和德山两个现在可好，飞机来飞机去，你老哥现在可惨了，待在花林这鬼地方，感受不到一点现代气息，踏出门就是和江庙老街差不多的街道，去一趟宁陵得在路途上颠簸两个多小时，如果是坐公共汽车那得要三个半小时，这不是要把你哥折腾死么？”赵国栋一边躺在床上享受着难得的清闲，一边调侃着对方：“你看你啥时候来慰劳一下你哥啊，这地方我看连个好一点吃饭的地方都没有，要不你给我带点海鲜过来？”

赵长川在电话那边沉默了半晌之后才粗声粗气地道：“哥，你说你图个啥？还去宁陵那破地方干啥？那儿一月能挣多少钱？现在咱们公司正是发展壮大的最佳时机，有你掌舵，咱们心头都踏实，公司也可以发展更快，你为什么就这么眷恋那个干部身份呢？人家沿海好多干部都辞职下海了，你为啥就看不穿这一点呢？”

“长川，我知道你和德山心里的想法，公司现在的确处在一个发展的关键时期，但是是不是离了我就不转了呢？我在这儿也一样可以和你们通电话，一样和你们交流讨论，公司有啥变化我一样了如指掌，至于具体操作，你和德山还有刘成我觉得完全可以胜任，我有我的想法和追求，经商办企业不是我的终极目标。”赵国栋悠悠地道。

“那哥你是想干啥？当官？当到什么样的官你才满足？”赵长川情绪稍稍平复了一些。

“对于我来说，当官不过是一个手段，一个更好的平台，是实现自我的

一种方式而已。我是想要做点事情，做点实实在在的事情，所以我选择来宁陵。”赵国栋语气十分平静，“宁陵很穷很落后，我觉得我可以为这里做点事情，我并不是什么圣人，以肩负天下兴亡为己任，当然也没有那个能力，但是我觉得我可以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我身边的人和环境做点事情，仅此而已。”

电话那边的赵长川又是一阵沉默，自己这个兄长的心思永远无人能够猜透，有如此庞大的财富不要，却要去当什么干部，还主动去贫困地区。你说他真是那种焦裕禄式的人物么，又不像，他要奢侈浪费起来，比谁都舍得花钱，连自己和德山都觉得惊讶，这就是自己的兄长!?

“哥，需不需要公司为你那儿捐点款什么的?”赵长川又是沉默良久之后才道。

“不用，捐款起不到什么作用，对于一个贫困地方来说要想改变这里面貌，不是靠施舍般的捐钱捐物，而是要让他们具备自我发展的机制能力，这是一个综合性的工程。”

赵国栋很清楚这种捐款的弊病，什么脱贫发展基金，什么希望基金，固然有它积极的一面，但是这也在某种程度上使得这些地方政府和基层干部产生了一种惰性，让他们懒于思考，不能积极地去改变自己家乡的面貌，赵国栋是最为反感用这种方式来进行所谓的脱贫了。

“那哥你打算怎么帮助你那个贫困县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呢?”赵长川心情慢慢平静下来，语言也变得有针对性。

“方式多种多样，比如招商引资，又比如去跑一些项目，或者利用本地优势来搞一些加工型企业，这些都可以考虑，不过现在谈这些为时过早，我准备等县里边确定了我的工作分工之后再好好下去跑一跑。这边交通条件很差，为了对我自己的安全负责，我准备把公司的那辆丰田沙漠王子征用了。”赵国栋笑着说出了自己的打算。

“呵呵，哥，说了半天，原来是在打这辆车的主意啊，这可是二哥的最爱，你要是横刀夺爱，他从贵阳回来还不得和我拼命。平时只要他在，就连我都挨不着那辆车的边儿啊。”赵长川在电话里也大笑了起来，难得听自己兄长说需要个什么，乍一听还真觉得新鲜。

“咋，德山还敢跟我争？我要用车还得给他请示？”赵国栋也笑了起来，“还反了他不成？我就当他面把那车砸了他又能咋的？”

“呵呵，哥，德山可没招惹你，我的意思是说没必要，你要用，德山还能不心甘情愿地送给你？只是送给你了，他肯定也得再买一辆，他这人用惯了这车，就觉得开着舒坦，还能看得起公司里那辆奥迪？”赵长川的声音在电话里很清越，“还不如再买一辆新车，上公司户头，你拿去用就行了，省得麻烦，宾州离你们那儿也不是太远。”

“也行，省得德山说我横刀夺爱，对了，沧浪那边你有没有……”赵国栋沉吟着道，话还没有出口，“哥，我早就考虑过了，公司刚买了一辆切诺基，准备交给那边，也省得刘成工作起来不方便。”

“嗯，很好，你能考虑得这样周全我很高兴，大家都是一家人，但也要注意一些小细节，免得生出不必要的嫌隙。”赵国栋是发自内心的高兴，赵长川已经成熟了，能够考虑到方方面面的感受，这就很不容易，不像赵德山是个马大哈。

“哥，你放心吧，我有分寸，企业在发展，我也得学着怎么管理才行，要不迟早得被淘汰啊。”赵长川笑了起来，“哥，这不是你经常鞭策我的么？活到老，学到老。”

“得了，得了，少把这些功劳推在我头上，你学习也是我的鞭策？你要没自觉性，谁鞭策你也没用。”赵国栋打断赵长川的话，“好了，啥时候来看你哥吧，这地方啥都落后，唯独空气清新，在这工作三年，估计得多活好几年。”

“行啊，我马上安排办公室联系安都那边的车商买车，争取一个星期之内上完户就给你送过去。”赵长川一口答应，“还有一些事情电话里一时间也说不清楚，还得当面和哥你合计合计。”

“一个星期？有那么快么？”赵国栋意似不信。

“哥，安都那边有的是大贸进来的现车，又不是只有一家卖车的，当天就可以提车，至于上户，哼哼，咱们公司现在是宾州这边的利税大户，他车管所不也得提高效率？大不了，等一段时间你来宾州这边一趟把车牌挂上罢了。”赵长川话语里压抑不住的自豪。

“呵呵，行啊，我这边如果能有像沧浪之水矿泉水公司这样一家利税大户，估计也是一样热情相待。”赵国栋感慨道：“好了，有啥话留到你过来再说吧。”

市人大常委会的任命通过得相当顺利，毕竟也不是第一次搞这种程序过场了，挂职干部也需要通过法定程序来完善手续，哪怕人家只在这里干一个星期，那也得走这么一遭程序。

不过在下午的县委常委会上就赵国栋工作安排问题县里两个主要领导却有了一些不同意见，在花林县里这种现象比较少见。

并不是说邹治长和罗大海之间相处得十分融洽，哪个地方的县委书记和县长都不可能亲密无间，除非书记县长一肩挑。

但是花林情况特殊一些，邹治长已经在花林担任县委书记快四年了，一直想调走，尤其是在宁陵地区撤地建市之机，可能会涉及一大批人事调整，邹治长极有可能借这个机会上调，罗大海就很有可能顺理成章地接任书记。在这种情况下，这一年来两人的关系也就趋于缓和，反映在工作中也就相对默契了。

罗大海很有可能接任邹治长的县委书记，田玉和和方持国则一直在竞争县长一职，原来外界传言田玉和力压方持国，接任县长呼声更高，但是现在田玉和垮台，变数就无限度增加了。

罗大海不想在这个本来就已经受到影响的县政府工作上再添多少变数和乱子，这样无论他处在什么位置上都很不利，而赵国栋新来，又是这样一个毛头小伙子，如果真要让他分管一大摊工作，罗大海担心会出什么乱子。虽然蒋蕴华言犹在耳，但是罗大海还是想要稳妥些，所以在常委会上他建议只由赵国栋负责招商引资这一项具体工作，至于接任田玉和工作之后的廖永忠分管的农业、水利工作则由其他三位副县长来分割承担。

但是这个意见遭到了邹治长的反对，在邹治长看来既然蒋蕴华已经明确将地委意见传达下来，县委县政府就应该要让来挂职的干部承担起重来，在地区没有明确意思要为县里增加领导之前，赵国栋就应该被当作真正的副县长来使用，至于说赵国栋不熟悉地方情况那也需要一个过程。

按照邹治长的意见原来分管工业、交通、安监、建设、国土的副县长韦飏可以把廖永忠的工作接起来，而韦飏原来分管工作中的工业、交通、安监工作划给赵国栋来分管，把另一个副县长苗月华分管的科教文卫中的科技工作也交给赵国栋来接手，而把建设、国土这一块交给苗月华来分管，这实际上也就是加强了苗月华的分管工作，至于另外一名民盟成员副县长辛存焕继续分管计生、商业、民宗、环保、旅游、民政和优抚双拥等工作。

罗大海当然知道邹治长的打算，苗月华和邹治长关系不一般，邹治长从地委宣传部副部长下来当县长时就把苗月华从丰亭县委宣传部副部长调到花林县政府办当主任，而当邹治长升任县委书记之后，苗月华也就顺理成章地当上了副县长。现在邹治长即将离开，看样子是想要把苗月华扶进常委，所以才会加强苗月华的分管工作，这让罗大海相当恼火。

你一个要走的人还在为下一任的事情上蹿下跳，这难免让罗大海心里不舒服了，但是邹治长虽然很有可能要走，但是究竟能不能走，走到何处去，还是未知数。现在他还是县委书记很多事情就得他说了算，就连本该由罗大海来主导的县政府分工工作他也一样可以理直气壮地干涉，这也让罗大海深深感受到这一把手的威力。

整整一天赵国栋几乎都是在煲电话粥里度过的，上午县人大常委会表决任命通过，下午县委常委开会研究工作分工，这都没有赵国栋的份儿，除了中午游明富鬼鬼祟祟地来告诉自己表决已经通过之外，其他就没有谁来理睬自己了，连本来有些腻烦的马本贵都不见踪影，这也让赵国栋意识到自己在这里的形单影只。

“笃笃！”

“请进！”坐在书房里的赵国栋百无聊赖，只能把带来的书一本一本翻出来重新品味。《第三次浪潮》赵国栋已经看第三遍了，互联网时代即将到来，但是似乎和自己待的这个花林县相当遥远，连电脑都还没见到几台的花林，不知道距离互联网时代还有多远？

进来的是怯生生的一个女孩子，赵国栋知道她叫萧牡丹，是专门为这后边三个小院服务的服务员。

准确地说就是为自己服务的服务员，因为这三个小院目前只有自己一个

人居住，连赵国栋自己都觉得两个服务员专门为自己服务是不是太奢侈了。

而马本贵只用了一句话就让赵国栋彻底无语，花林什么都不值钱，两条腿的人更不值钱，如果赵国栋不来挂职锻炼，县委招待所只需要十四个工作人员，也就是说有两个服务员要卷起铺盖卷回家，也就是说这些好不容易从山里边出来的大姑娘小媳妇只能灰溜溜地回家继续去过那种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

因为自己的到来，县委招待所可以多保留两个临时工编制，而自己的到来也变相带动了花林县农村劳动力的解决，至少有两个剩余劳动力会因此获得一份较为稳定的工作。

赵国栋深为感慨。

“小萧，有什么事么？”看见萧牡丹在自己目光下低垂双手，一副不知道手脚往哪儿放的样子，赵国栋也觉得好笑。这女孩子看样子也就只有十七八岁，一头乌黑的长发用手绢束成一个马尾，白净净的脸盘子上一双乌溜溜的大眼睛，如果说把马尾变成长辫子，那就真成了那首歌中的“小芳”了。

“赵县长，我来问问，您有没有什么要换洗的衣物？”萧牡丹一走进房间就觉得自己手脚发软心里边怦怦跳个不停，心就像要从胸腔子里蹦出来一般慌得厉害，连带着声音也变得蚊蚋般大小。

“没有，我有大件衣物会拿给你们，其他就不用了。”

“不，不行，马主任说了，您的所有衣物都由我和桂芬姐负责清洁，您放心，我们一定会替您洗得干干净净。”萧牡丹的脸红如发烧一般，胸前起伏得更厉害。

“真的不用了，我自己可以洗。”赵国栋笑了起来，这马本贵还真把自己当没出过门的孩子了么？自己好歹也在江口一中和警专独自生活过六年，啥不是自己干？

“不行，赵县长，我和桂芬姐就是专门负责您和您住所的各种服务，如果没有做好，马主任会怪罪我们的。”萧牡丹也是这一批才进来的，这还是托自己老舅替县委办一个领导买了两条烟、两瓶酒才算是占到这个名额，估计桂芬姐也差不多。

“没关系，我这本来也没啥事儿，你们去忙你们的吧，我和老马说说就行了。”赵国栋漫不经心地道。

“不行，赵县长，您不能去说，您一说马主任就会觉得我们没事儿干，说不定就要我们回去了。”

萧牡丹是真急了，听说因为出了事儿，现在县委招待所进人卡得特别严，光人长得漂亮不行，还得心性老实，免得出事儿。原本马本贵就是觉得自己和桂芬姐在里边最老实，才会让自己和桂芬姐来干这最轻松又能接触领导的活儿，就像那些小姐妹们说的那样，保不准哪天领导觉得你顺眼听话，就让县里替你解决一个合同工编制，那你就算是活出来了。

现在这赵县长一说这儿没啥事儿干，马主任要么觉得是赵县长不满意，要么就是真觉得自己二人偷懒，那自己和桂芬姐就麻烦了。

“这么严重？”赵国栋是真有些诧异了，“可我这儿真没有啥需要你们干的啊，卫生你们都打扫得很干净了，衣物总不能我天天都换下来让你们洗吧？”

萧牡丹急得都快要哭出来了：“赵县长，您就行行好，以后您起床就别叠被子，这些活儿都由我们来干，更不能去打开水，您就等着我们替您弄好您再洗漱就行了。”

见小姑娘是真急眼了，赵国栋也就收拾起原本漫不经心的心理。对自己可有可无的事情却决定着别人的命运，不能不让赵国栋感慨，为什么那么多人痴迷于仕途爬升，或许是为了实现什么，也或许就是为了这种可以主宰别人命运的感觉。

“小萧，你坐吧，坐下来好好说。”

“赵县长，我求你了，我和桂芬姐来这儿干活也不容易，现在上哪儿去找份好一点的工作啊，田里的活儿家里人都能应付，可家里始终那么穷，我弟弟还在读书，总得找点钱回去才能供他把高中读完，家里人还指望着他能考个师范好跳出去。”

萧牡丹也不知道怎么在对方面前说起这些话来了，只是觉得心里发慌也就一下子抖搂出来：“家里农活也就那么多，一亩田，四亩地，还有就是十几亩荒山，农业税、水利费、双提款，外加种子、化肥钱，不算人工，一年



下来都剩不了两个，也就是能落下家里人吃的粮食。”

“那你们为什么不发展副业呢？”赵国栋还真有些感兴趣起来，“你家是哪儿的？”

“我家是双河乡的，副业？你是说养猪还是养鸡养鸭？养猪现在饲料涨得厉害，根本赚不到钱，弄不好还要亏本；养鸡，要建鸡舍，稍不留意一场鸡瘟下来，一切都完了。”萧牡丹心渐渐平静下来，她觉得眼前这个赵县长似乎并不像那些当官的一样颐指气使盛气凌人，也没有那种高不可攀的模样，或许人家是从省城里下来的，人又年轻所以和气呢。

“那你们为啥不想想办法种种果树或者其他经济作物呢？”赵国栋也知道发展养殖业存在很多风险，疫病是其中一个原因，而现在饲料价涨，小规模养殖实际上只能起到一个积蓄的作用，甚至连人工钱都挣不回来。

“种什么果树？原来县里也有人来推广果树品种，今年来种苹果，明年来换梨，花了不少苗钱，但是种下去要么老是长不大，要么就是不挂果，或者就是结出来的果子根本就不像他们说的那样好，卖都卖不掉，只能喂猪，我爹一气之下把它们都砍了。”萧牡丹叹了一口气。

“就没有一个成功的？”赵国栋意似不信。

“有啊，隔壁零水镇他们种了梨，果子真不错，我都吃过，又甜水又多。可卖给谁？县城里倒是卖了一些，可大部分都卖不出去，县里也去省城和宁陵请人来买，但是人家说路途遥远，而且公路又不好走，拉一车回去，都得烂掉一半。”

赵国栋觉得这个女孩子嘴巴还挺能说，不像是一般乡下女孩子，便问道：“小萧，你为啥不读书了呢？”

“我读了啊，在区里中学读到高一，弟弟读书要钱，我就只有算了，而且我成绩本来也不算好，读了也考不上大学，没啥意思。”萧牡丹坦然地道。

赵国栋黯然无语，农村经济状况的恶化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儿，虽然绝大部分地区的农民温饱问题基本能够得到解决，但是要想将生活层次再提升一步就显得力不从心了，而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找不到合适的出路。

这不是哪一个人或者哪一个领导就能解决的问题。